



《佛说无量寿经》偈颂赏析与各文本之比较

◎ 张新杰

一、引言

《佛说无量寿经》是净土宗所依经典之一,据记载东汉至北宋共十二次翻译,现存五种译本,分别是:1、《佛说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东汉支娄迦谶译(以下简称“汉译”);2、《佛说阿弥陀三耶三佛萨楼佛檀过度人道经》,吴支谦译(“吴译”);3、《佛说无量寿经》,曹魏康僧铠译(“康本”);4、《大宝积经无量寿如来会》,唐菩提流志译(“唐译”);5、《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经》,北宋法贤译(“宋译”)。由于许多人认为众译本“文涩意晦”,难以理解,故此经屡遭“校辑”、“节略”、“会集”。民国时期的夏莲居,与印光大师基本处于同时代,继宋王龙舒、清彭际清、魏源后,又一次会集《佛说无量寿经》各种译本,名曰《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会集本”)。由于此本在净土学界流传很广,因此也把它纳入这次的比较中。

二、赏析

对《佛说无量寿经》的几种译本,印光大师说“无量寿如来会(唐译),文理俱好。”(《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二·复王子立居士书二》)藕益大师作《法海观澜》,净土要典中选用的也是唐译。窃以为,众译本中,康本为佳。

康本之译者在佛学界一直存在异议,台湾释德安法师在南华大学宗教研究所(1994 学年)的硕士论文中力主此经为竺法护所译。如果康本确属竺法护译,至今也有一千七、八百年。可能由于原梵本有遗缺,也可能流通传抄过程中有漏失,康本有些不尽完美之处。但瑕不掩瑜,一直为教界尤其是多数净土宗诸祖大德所采用。这次所选偈颂,描述了阿弥陀佛(经中译作无量寿佛)因地作大国王时,听受世自在王佛讲经说法,心得开解,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后拜见世自在王佛,说偈赞佛,同时表明自己成佛之愿。希望通过对这段偈颂的分享,大家能够了解一些佛经特有的表达方式和严密的论述逻辑,也同大家一起欣赏一下美妙的魏晋骈文。

整个偈颂,四句一偈,共二十偈、八十句,凡三百二十言。

1、赞佛

光颜巍巍,威神无极,如是炎明,无与等者。
日月摩尼,珠光焰耀,皆悉隐蔽,犹如聚墨。
如来容颜,超世无伦,正觉大音,响流十方。
戒闻精进,三昧智慧,威德无侣,殊胜希有。
深谛善念,诸佛法海,穷深尽奥,究其涯底。

无明欲怒,世尊永无,人雄师子,神德无量。

功勋广大,智慧深妙,光明威相,震动大千。

以上七偈,赞佛成就,多用譬喻。既表征其意,又具文学之美。语意连贯,气势宏大,令人读之,对佛景仰之情油然而生。

凡欲见佛者,总是先遥见佛光,近观佛颜。故法藏比丘先用第一偈,赞佛“光明”、“颜容”无等,第二、三偈分赞。用世间最明亮清净的日月与摩尼珠之光与佛光相较,结果用譬喻来形容皆“隐蔽如聚墨”,以显佛光明耀。我等凡夫,未尝见佛,亦无缘得见摩尼宝珠,且智慧浅薄,许多事情只能通过譬喻来了解。而以日光之明尚黑如聚墨者,佛光之胜略可想象。“如来颜容”,端正微妙,世间所有人天皆不能及,故“超世无伦”。二偈半、四十言叹佛“身业”竟。

接下来“正觉大音,响流十方”,赞叹佛的“口业”成就。“正”者不邪见,“大”者无伦匹,故佛之法音能如瀑布般“响”流十方。虽只用八个字,佛破邪显正之势、化导群生之广,尽显无余。同时此半偈兼有“法布施”之义,引出下面“六度”偈。

“戒闻精进,三昧智慧。”此“六度”偈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佛在因地之六度万行,具足诸波罗蜜,故而能成就前述之光明、颜容等各种“身业”的“威德无侣,殊胜希有”,亦能成就后述之“意业”殊胜。“深谛善念,诸佛法海,穷深尽奥,究其涯底”,即指此。用譬喻形容佛法如海,深广无量,唯有佛能知其涯,尽其底,得其宝。得何宝?偈曰:“无明欲怒,世尊永无”,为永无“贪瞋痴”三毒,得自性清净摩尼宝也。“人雄师子”喻佛复具十力、四无畏等不共法,因而“神德无量”。以上二偈是叹佛“意业”。

最后一偈是结语,总叹佛之身、口、意三业。“功勋广大,智慧深妙”是指佛福慧双足,同时由于佛“正觉大音,响流十方”,开化恒沙无量众生,故“功勋广大”,又以此暗指“口业”功德。“智慧深妙”自然指“意业”所成,“光明威相”者“身业”殊胜,世尊常以无等“三业”度化众生,故能“震动大千”。

由上叹佛竟。短短一百一十二言,义理全备。世自

在王佛(或曰一切佛)历永劫广为六度之行,灭“贪瞋痴”三毒而成就“身口意”清净之业,以十力、四无畏之能成就教化众生之德,超出一切世间之相,人天师导无上之尊,跃然纸上。而且分叹总赞,结构严谨。由果导因,由行克果,文理相顺,衔接自然。毫无斧凿之痕,恍若天成。大师的文字能力令人叹服。

2、发愿

佛具此德,我等只闻偈颂,已思慕极。法藏比丘亲值佛前,如何不生见贤思齐之心?故直抒胸臆云:“愿我作佛,齐圣法王。”是为发“佛道无上誓愿成”之弘誓大愿。

“过度生死,靡不解脱。”超分段生死是为“过”,离变异生死方为“度”。一切邪见、缠、缚、结皆能“解脱”,喻“烦恼无边誓愿断”。

“布施调意,戒忍精进,如是三昧,智慧为上。”既有大愿,亦当如佛因地一般修六度万行。喻“法门无量誓愿学”,亦与前偈“六度”呼应。

“吾誓得佛,普行此愿,一切恐惧,为作大安。”克成佛果不为自己,只为广度一切有情,明“众生无边誓愿度”。

前三偈详述大愿,但有愿无行愿必落空,所以接下来就说修行法。

假令有佛,百千亿万,无量大圣,数如恒沙。

供养一切,斯等诸佛,不如求道,坚正不却。

“上求佛道”之法,以上两偈导行。《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中说:“善男子,诸供养中,法供养最。”什么叫“法供养”?不离菩提心、如说修行、求道不止、受持读诵大乘经典、不舍众生等皆为法供养。这二偈中,用排比句极言法供养的重要性。这样说,不是否定前者。前者之供养以培福,后者之求道为养慧,二者不可或缺,所以也是福慧双修之意。然世人愚痴少智,大多注重立塔修庙,拜佛造像求人天之报。如梁武帝所为,达摩祖师判言:“无功德”。以其行,皆世间福德果报,非出世正因。《金刚经》中,佛说:“若有人以满无量阿僧祇世界七宝,持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发菩提心,持于此经,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读诵,为人演说,



其福胜彼。”同是赞叹法供养的殊胜,《维摩诘所说经·法供养品第十三》中对法供养解说更加详细,最后释迦牟尼佛说:“是故天帝,当以法之供养,供养于佛。”释迦牟尼佛在上面三部经典里反复说明法供养的重要性,所以相较之下,以修慧为更重要。这也是前段“智慧为上”的真义。故知虽经典不同,而佛佛相同,道道相似,法同一味。

还有,无论是修福还是修慧,皆要以发菩提心为基础,才能成就。大心不发,一切供养修行都不能得至佛道。譬如煮沙不能成饭,磨石不能成镜,既无出世正因,何有道果可得?是故前面四偈,发愿在前,导行在后,顺序井然。

譬如恒沙,诸佛世界,复不可计,无数刹土。

光明悉照,遍此诸国,如是精进,威神难量。

既明“上求佛道”之法要权实,当思“下化众生”之善巧方便。此二偈则表明法藏比丘以无量光遍照诸国度化众生的想法。也许这受到前见佛光明殊胜、无深不照的启发。

上求佛道之“坚正不却”,下化众生之“精进、难量”,都是庄严自身正报,下三偈表明法藏比丘所希望成就佛国的依报庄严及其真实不虚。(除前两次“六度”中有“精进”外,这里第一次单独提出“精进”,有关分析容后有叙)

令我作佛,国土第一,其众奇妙,道场超绝。

国如泥洹,而无等双,我当愍哀,度脱一切。

十方来生,心净清静,已至我国,快乐安隐。

幸佛明信,是我真证,发愿于彼,力精所欲。

欲度众生,必要有好去处以吸引之。既称“国土第一”,殊胜在何处呢?在于“其众奇妙”(众生胜)、“道场超绝”(境界胜),这是总说。为何能如此?接下来分别解释。因为“国如泥洹”、“而无等双”,我法藏比丘所成就的佛国像涅槃境界一样,非其它佛国所能比拟,为境界胜。如此胜境,谁能得生?以大慈悲心故,“我当愍哀,度脱一切”。来了如何?“十方来生,心净清静,已至我国,快乐安隐”,由于得生是如涅槃境界的国度,故得无量寿,受乐如漏尽比丘,为众生胜。所言真假?“幸佛明信,是我真

证,发愿于彼,力精所欲。”由此我们想到《佛说阿弥陀经》里,六方无量诸佛皆出广长舌相,力证释迦牟尼佛所言非虚,应该是法藏比丘因地启请诸佛为信之愿克诚所致。因果事理,两部经典遥相呼应。这一偈还隐含往生西方净土的三资粮:信(诸佛明信故众生当生信)、愿(我发大愿成就此佛国故众生当发愿往生)、行(我“力精所欲”而行故众生当如说修行),与后面的十八、十九、二十愿相对应。另外,这里第二次单独出现“精进”。

至此共十一偈,述法藏比丘发心竟。

3、结愿

十方世尊,智慧无碍,常令此尊,知我心行。

假使身止,诸苦毒中,我行精进,忍终不悔。

最后二偈,是说精进。这是本偈中第三次单独提到精进,而且用了两偈,占了全部篇幅的十分之一。算上前面的“六度”中提到的两次,总共五次。是否法藏比丘过于罗嗦了?我们看:《杂阿含经》卷二七之727经:“……佛即从坐起,告阿难:人能爱乐修行精进,无事不得;得至佛道,终不虚也。”《大智度论》卷十五:“行施、戒、忍是为福德门,知一切诸法实相,摩诃般若波罗蜜,是为智慧门……般若波罗蜜要因禅定门,禅定门必须大精进力”……“如精进者,无处不有;既总众法而别自有门。”故知,法藏比丘发四弘誓愿后,三次提到精进是有原因的。精进贯穿于菩萨修行的全过程,舍此一度则无法从由福德门转入实智慧门,六度万行因而就不能具足圆满。《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说:“身心精进不懈怠故,应具足毗黎耶波罗蜜”。行精进者,先当心不放逸,以心制身,身心具行,才算能行精进。所以上偈中法藏比丘请十方诸佛来“监督”自己,心身皆行精进,福慧并举。然而这样还不够。因为菩萨于法,已得实相,故知一切作法,皆是虚妄,虽然知道精进虚妄而常成就不退,才是真实精进。故法藏比丘最后言“忍终不悔”者,既含精进不止意,又摄愿得无生法“忍”而具足圆满六波罗蜜之意。如释迦牟尼佛,于无量劫中行施戒忍定慧,供养无量诸佛,殷勤精进而不得六度波罗蜜。后见燃灯佛,以

五花散佛、布发泥中，得无生法忍，才六波罗蜜满。这才是以“忍”来结尾的真实意。

由上析知，这个偈颂，不单单是法藏比丘的赞佛发愿偈，还是一个极其严密精炼的菩提道修行指南。正报庄严以发菩提心为基础，具足六波罗蜜，福慧双修，解行并进，理事具全。依报庄严则以大慈悲心来成就，以各种善巧，无量方便，愍哀一切，皆令度脱。如此悲智双运，自利利他，方能最终得成佛果。简单之中，蕴含的意义深妙。而且整个偈颂思路明晰，说理透彻，前后呼应，重点突出。佛与菩萨辩才无碍，凡所演说，随顺智慧，无违无失，即使在这样不算长的偈子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令人叹服。除此之外，大师的翻译也可圈可点。译文文通字顺，言简义丰。通篇无一废字，且含义准确，譬喻精当。如法藏比丘发愿部分，有三次“得佛”语，有人以为重复，其实不然，皆因所指不同故，用字各异。前“愿我作佛，齐圣法王”，是为表达上求佛道的愿望，所以用“愿”字；后“吾誓得佛，普行此愿”则为下化众生故，用“誓”字以显悲心之切；“令我作佛，国土第一”则是想象自己成佛后之佛国景象，“令”字，是假令、假设义，以当时法藏比丘未得佛果，佛国非实有，故用“令”。而且，偈中所用名相，皆是三藏十二部中所有，所含教理，咸为诸佛众菩萨所用，尽现西天经典之奥义，全彰中土译师之工巧。读来绝无生僻难懂之感，何出“艰涩沉晦”（梅光羲语）之议？

三、与其它译本及会集本的分析比较

中国有句俗话，叫“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现存五译中，吴译无此偈颂，故不取。我们取汉译、唐译、宋译及会集本来比较一下，或可明白一二。

1、汉译分析

先看汉译。（为方便比较，四句作一偈进行编号）

无量之光曜，威神无有极，
如是之焰明，无能与等者。(1)
若以日摩尼，火月水之形，
其景不可及，其色亦难比。(2)
颜色难称量，一切世之最，

如是大音声，遍诸无数刹。(3)
或以三昧定，精进及智慧，
威德无有辈，殊胜亦希有。(4)
深微谛善念，从是得佛法，
持觉若如海，其限无有底。(5)
瞋恚及愚痴，世尊之所无，
嗟叹佛世雄，终始无厌足。(6)
佛如好花树，莫不爱乐者，
处处人民见，一切皆欢喜。(7)
令我作佛时，愿使如法王，
过度于生死，无不解脱者。(8)
檀施调伏意，戒忍及精进，
如是三昧定，智慧为上最。(9)
吾誓得佛者，普逮得此事，
一切诸恐惧，我为获大安。(10)
假令有百千，亿万那术佛，
如是佛之数，使如恒水沙。(11)
计以沙等佛，一切皆供养，
不如求正道，坚勇而不怯。(12)
譬如恒水中，流沙之世界，
复倍不可计，无数之刹土。(13)
光焰一切照，遍此诸数国，
如是精进力，威神难可量。(14)
令我为世雄，国土最第一，
其众殊妙好，道场逾诸刹。(15)
国如泥洹界，而无有等双，
我当常愍哀，度脱一切人。(16)
十方往生者，其心悦清静，
已来到我国，快乐喜安隐。(17)
幸佛见信明，是我第一证，
发愿在于彼，精进力所欲。(18)
十方诸世尊，皆有无碍慧，
常念此尊雄，知我心所行。(19)
令我身止住，于诸苦毒中，
我行精进力，忍之终不悔。(20)

汉译本与康本同为二十偈、八十句，但为五言故，



共四百字,比康本多八十字。康本总共三百二十个字,换句话说,即使两偈所含义理相同,汉译比康本多用四分之一的字,故高下立判。况且汉译中,所用譬喻,令人费解,文理搭配,前后失当,如(1)、(2)偈赞佛之光曜无极,以“水”之形,掺杂其中,用“景”来描绘佛之光曜,似乎都有点言不及义。(3)偈说:“颜色难称量,一切世之最”,“颜色”指“颜貌容色”,如经中所说“颜貌端正”、“容色微妙”是也。“难称量”、“世之最”,虽同是赞词,只能为辅,无有主词,读者怎知“难称量”的是高还是大,是广还是长?“如是大音声”中,“如是”者,如此、这样的意思,前(或后)文中提及方可用之,然于整偈前顾后看,其所指者何,遍寻不见;所述法义残缺不全,如(4)偈“或以三昧定,精进及智慧”,菩萨“六度”少了一半。(6)偈“瞋恚及愚痴,世尊之所无”,原来只要除灭“二毒”即可成佛。若如是,只用二大阿僧祇劫即可得办,何需“三大”耶?通篇看来,废字较多,(6)偈中“及”和“之”就有凑数之嫌。反观康本“无明欲怒,世尊永无”,虽少用两个字,不但“三毒”全包括其中,而且“永无”二字在表现世自在王佛断除烦恼之彻底上面比“所无”来得准确、有冲击力的多。又如(17)偈“已来到我国,快乐喜安隐”。来与到、乐与喜明显有点重复。总共二十偈,“之”字出现了七次,“之”作为语气助词,出现得太多了。如此等等,以上略述。读者若有兴趣,可自详察。

2、唐译分析

现在我们来看看唐译:

如来无量无边光,举世无光可能喻,
一切日月摩尼宝,佛之光威皆映蔽。(1)
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各随类解,
又能现一妙色身,普使众生随类见。(2)
戒定慧进及多闻,一切有情无与等,
心流觉慧如大海,善能了知甚深法。(3)
惑尽过亡应受供,如是圣德惟世尊,
佛有殊胜大威光,普照十方无量刹。(4)
我今称赞诸功德,冀希福慧等如来,
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5)

愿当安住三摩地,演说施戒诸法门,
忍辱精勤及定慧,庶当成佛济群生。(6)
为求无上大菩提,供养十方诸妙觉,
百千俱胝那由他,极彼恒沙之数量。(7)
又愿当获大神光,倍照恒沙亿佛刹,
及以无边胜进力,感得殊胜广净居。(8)
如是无等佛刹中,安处群生当利益,
十方最胜之大士,彼皆当往生喜心。(9)
唯佛圣智能证知,我今希求坚固力,
纵沈无间诸地狱,如是愿心终不退。(10)
一切世间无碍智,应当了知如是心。

此唐译,七言,十偈半,共二百九十四字,略少于康本。

前4偈赞佛,多为直叙,少用譬喻,较之康本,稍嫌平淡。其中只有赞“佛光”殊胜之言,但缺赞佛“颜容”之句,可能原典中本无,故有人认为不能责全求备。不过以个人之见,赞佛“颜容”实不可缺(后偈有赞佛身色句,毕竟与赞颜容不同)。少此一赞,法藏比丘四十八大愿中(这里唐译、康本皆同)的各得真金色愿、形色无好丑愿、各具三十二相愿便少了个引子,与后面释迦牟尼佛讲述极乐世界,人天之身色庄严,便不能相互照应。唐译在提到极乐国土中天人身相时(杨仁山居士分章名之“人如六天第二十一”),草草数语,语焉不详,且文理极不通顺。为方便说明起见,摘录如下:“……复次阿难,极乐国土,所有众生无差别相,顺余方俗有天人名。阿难,譬如下贱半挖迦人,对于轮王则无可喻,威光德望悉皆无有。又如帝释方第六天,威光等类皆所不及。园苑宫殿衣服杂饰,尊贵自在阶位神通,及以变化不可为比(谁不可比?),唯受法乐则无差别(与谁无别?)。阿难应知,彼国有情犹如他化自在天王。……”先言极乐国土众生相无差别,接下来以半挖迦人与轮王、帝释与第六天相较,语意未竟,转而描述极乐国土众生依报无比。令人费解之余,最后句“彼国有情犹如他化自在天王”也含义不明,到底是容貌像?光色像?还是享乐像?文理思路混乱。反观康本中释迦牟尼佛用四百七十三个字,为阿难尊者

详细描述无量寿佛国菩萨、声闻、天人,身业殊胜,最后说菩萨声闻之“光、颜、容、色”胜第六天王不止百万亿倍。这也正是与赞佛偈和所发之愿遥相呼应。康本中极乐世界与第六天相较,只是存在国土宫殿、衣服饮食等“自然化生”这一共同点,然而其众宝、乐声、人天之形貌、所受快乐等殊胜,皆是第六天所远不能及,否则怎能体现阿弥陀佛因地大愿、果地成就之依正庄严?由此我们也更能体会到康本文理和义理的严密程度。(1)偈整偈及(2)偈后半偈“又能现一妙色身,普使众生随类见”都是赞佛“身业”胜。“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各随类解”半偈,是赞佛之“口业”胜,亦含法布施的意思,插在这里,既影响赞佛“身业”语义的连贯性,又与下面的其它“五度”断开,不能不说次序结构上有点混乱。(4)偈后半偈“佛有殊胜大威光,普照十方无量刹”。凡有大事因缘,佛皆放大光明,照耀十方,普令无量世界六种震动,众生遇者,俱受法利。康本“光明威相震动大千”,给人印象鲜明深刻、义与经合,用字且简,相比之下,自然康本略胜一筹。

由(5)偈起为发愿部分。第(5)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首先,对苦恼,佛经之中常用“去”、“拔”、“断”、“离”等与之搭配。断离的对象是苦恼,是手段或过程,而拯救的是众生,是目的,少见“救”“苦恼”的用法。其次,“苦”和“恼”在佛法中是两个概念。佛讲“三苦”、“八苦”,众苦之根源才是烦恼。且生、老、病、死四名相都属“八苦”,没有一个属于“烦恼”的,如此罗列,未免有点“厚此薄彼”,或由于译者对这两个名相含义认识模糊,故混为一谈。由此二句益见此译遣词用字的精当不如康本。看(6)偈“愿当安住三摩地,演说施戒诸法门,忍辱精勤及定慧,庶当成佛济群生”。佛说法藏比丘“自行六波罗蜜,教人令行”。而此一偈中,法藏比丘自住禅定一度而教人行六度,如此则自失其它五度,不得说法义表现上有缺憾。(7)偈“为求无上大菩提,供养十方诸妙觉,百千俱胝那由他,极彼恒沙之数量”。此偈所论,法义不全,故有违佛旨(具体分析见前文有关“法供养”的论述),有误导众生之嫌。这是整个偈颂中最大失误之处。(9)偈“如是无

等佛刹中,安处群生当利益,十方最胜之大士,彼皆当往生喜心”,此论不够严密。首先,十方世界,一生补处之菩萨除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外,如弥勒菩萨者数如恒沙,皆是“最胜之大士”。释迦牟尼佛宣讲《无量寿经》时,弥勒菩萨亦为当机者。然弥勒菩萨寿终后上生兜率天,而非极乐世界。次者,古德之中,远有玄奘大师往生兜率,近有虚云老和尚不慕生西。以因缘不同故,不能断言“彼皆当往”。细细思量之下,此句意与“度脱一切”之发愿语还是大不相同的。况且用“往”字欠佳,佛国是法藏比丘自己成就之佛国,非他方之佛国,故用“来”准确些。最后半偈,“一切世间无碍智,应当了知如是心”。佛大慈悲,为度众生,以无碍智,为人演说无量妙法。佛具十号,如来、应正遍知等,三藏十二部中,有时也会用“一切智人”称佛,而不见以“无碍智”代替佛的用法,故法理不通。如果不是以“无碍智”指佛,这句就没了主语,文理上不通。

3、会集本分析

近年来有位“大德”专以弘扬会集本为要务,对之大加赞誉,俨然会集本就是一本空前绝后的“善本”。果真如此吗?我们也来比较一下。由于会集本中的这段偈颂,大多剪贴自唐宋二译,再加上会集者自己的“创作”拼凑而成,因此就不再对宋译进行单独比较。看偈文:

如来微妙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
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火珠皆匿曜。(1)
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各随类解,
又能现一妙色身,普使众生随类见。(2)
愿我得佛清净声,法音普及无边界,
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3)
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绝尘劳,
超过无边恶趣门,速到菩提究竟岸。(4)
无明贪瞋皆永无,惑尽过亡三昧力,
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导师。(5)
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
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6)
未度有情令得度,已度之者使成佛,



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坚勇求正觉。(7)
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
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8)
轮回诸趣众生类,速生我刹受安乐,
常运慈心拔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9)
我行决定坚固力,唯佛圣智能证知,
纵使身止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10)

(1)偈出自宋译,(2)偈出自唐译,如此一来,不但又出现前述唐译之身业、口业的顺序问题,而且两次出现了“妙色”一词,此一明显重复,为一切译师之所不取。另外,宋译中采用的“火珠”一物,《起世经》和《华严经》都说属于郁单越洲(即北俱卢洲)所有。《起世经》说,郁单越洲的人民烧饭时,“复取火珠,置敦持下,众生福力,火珠应时,忽然出焰,饮食熟已,焰还自灭。”可见火珠并非稀世珍宝。而摩尼宝珠则完全不同,佛经中常有提到:“为奇世珍宝,庄严殊好,自然流露清光明,普照四方”等等,殊胜功德不可胜数。佛光无匹,用世间最胜之日月、摩尼宝珠与佛光相较才有可比性。宋译本用火珠已经稍欠准确,夏氏取用,可见其对二珠之差别并无概念。反观康本之“日月摩尼,珠光焰耀”一句,“珠”与前“摩尼”对应,又补全其名。摩尼珠发“光”,太阳热极生火,故有“焰”,而“耀”字,字典解释为“光线照射”,符合月光的特色,整句对仗工整,用字准确。如此功力,岂是余本之所能及?

(3)偈“愿我得佛清净声,法音普及无边界”,此亦出宋译。前赞佛只用两偈,便述及自己之愿,显得赞佛太过敷衍。虽然意愿达到如佛之功德种种,也是赞佛,只是如此使用,让人觉得法藏比丘太“心急”、“自私”了点。

(4)偈“超过无边恶趣门,速到菩提究竟岸”亦出宋译。众生虽烦恼无边,但恶道只有地狱、恶鬼、畜生三趣,这是佛教基本常识,“无边恶趣门”一说,显得很不够“专业”。而且佛经中凡论及到彼岸时,都大多用“度”生死海或“逆”生死流等与之搭配使用,因此用“超恶趣门”也不够准确。不堕恶道,这不代表他就能脱离轮回回到“究竟岸”,此两者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因为还

有可能生入天道中。在康本中,法藏比丘发四十八大愿后的总结偈说,“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就显得严密多了。夏氏取此偈,真是失察。

(5)偈“无明贪瞋皆永无,惑尽过亡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导师”,是夏氏自创。惑为烦恼别称,已经包含前面的“三毒”了,因此“惑尽”已经具有无“三毒”之意,语义明显重复。况且,“惑尽过亡三昧力”此句,根本没有构成一个完整的意思。可见他的佛教基本功还不够扎实,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亦有不足,比王龙舒(王为宋朝国学进士)、魏源颇有不如。

(6)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前半偈出唐译,相关缺陷,前面已经分析过。后半偈出自宋译。“波罗蜜”是佛法中一个重要的名相,是音译词,意译为“到彼岸”,拆开就没有意义了。中土人好简,许多祖师大德在著书立说时,常用简语,如以“释迦”代“释迦牟尼佛”,以“弥陀”代“阿弥陀佛”,习惯使然,我等也只好“从善如流”了。但这种简略的用法,没有一个译经大师敢用于佛经的翻译中。夏氏专取有问题之偈,不知出于什么理由?

(7)偈“未度有情令得度,已度之者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坚勇求正觉。”前半偈出自宋译。释迦牟尼佛在大乘经典里反复强调“唯一佛乘”,声闻乘只是化城,成佛才是真的“到彼岸”,所以大乘法中“得度”只有一种,就是圆成佛果。从句意看,前一个“度”是成佛果,后个“度”或指得声闻果,前后相连两句,含义如此变换不定,令人迷惑。后半偈又是夏氏自创的。粗看没错,法供养嘛。问题出在“圣”字。佛经中,“贤”、“圣”、“大圣”含义各有不同,如大乘圆教中,“十住、十行、十回向”为“三贤位”,后“十地”开始断无明,入佛知见,称为“十圣位”,佛智慧圆满,已得极果,区别起见,称为“大圣”(因为阿罗汉是声闻极果,有时经中也称之为“大圣”)。康本中弥勒菩萨说,“佛为法王,尊超众圣”,可见“圣”与“大圣”的区别。各种译本都说供养恒沙佛世尊,夏氏偏偏改成供养恒沙“圣”,再一次证明夏居士“胆大心粗”。

(8)偈“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此偈为“大杂烩”之代表,剪接拼凑加自创。前半偈剪自唐、宋二译,但打乱了次序,意思是愿常在定中,放光照耀一切。众所周知,阿弥陀佛,无量光寿本自具足,无需入定,已经身光无量,照耀十方,众生遇此光明,普获解脱。此半偈的意思,明显在贬低阿弥陀佛的能力。而且与后半偈“感得广大清净居”没有任何修行上的因果关系,剪贴在一起,逻辑上有点问题。

(9)偈“常运慈心拔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又是出自宋译。《大智度论》卷二十七:“大慈,与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简言之,慈能与乐,悲能拔苦。此偈偏偏与诸佛菩萨“唱反调”,以慈心去拔苦。再说,“拔”者“拔除”,拔除“有情之苦”而令得度,那么“拔有情”于文理上就不通了。

(10)偈“我行决定坚固力,唯佛圣智能证知,纵使身止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纵使身止诸苦中”半句为夏氏自创。“苦”由于有受身而产生,为果,以众生具贪瞋痴等内心之“毒”为因。菩萨修行,留惑润生,可能上生天上,无三恶道等众“苦”在身,但可能有见思惑等“毒”在心,故亦应不断愿心,精进不止。康本说:“假使身止,诸苦毒中,我行精进,忍终不悔”,比夏居士自创之句,显得严密得多。

会集本总共十偈,偈偈有失,若通篇审之,用漏洞“百”出来形容绝不为过。但现在很多人仍以待真经之心而修习之,末法众生之福薄,令人扼腕。

四、一点心得与大家分享

以上举汉、唐、宋译与康本相较略显不足的地方,及会集本的一些过失,若仔细追究,恐还不止。或许有人说末学过于苛刻,有点吹毛求疵。殊不知,佛法之出世与传承之难,绝非如我等凡夫所能臆测。故佛以无碍辩才,说法严密周到,同时为易于传诵,避免漏失,讲法时有许多固定格式或固定搭配。这为后世的佛弟子修学正法、辨识经典之真伪,留下可寻之迹。明显格式的如佛经开头具以“如是我闻”始,含六成就,最后

的结语总是“皆大欢喜、信受奉行”等。这些比较好模仿,给居心叵测者有可乘之机。还有许多暗含因素,就需要我们去慢慢发现。比如佛说六度,不管是明说还是暗讲,总是一网打尽,全部列出,一般也不会打乱次序,因为前三度为修世间福德,后三度得出世智慧因缘,顺序、轻重本来就不同。但又缺一不可,以成佛需福慧双修故。如《法华经》中偈:“若闻法布施,或持戒忍辱,精进禅智等,种种修福慧。”不但六度俱摄,而且明言“福慧”双修,不遗一义。又如康本中佛说完世间“五恶、五痛、五烧”后,劝策众听法者之语:“汝等于是广植德本,(下面叙述如何才算广植德本)布施惠,勿犯道禁,忍辱精进,一心智慧,(自行六度以自利,下为教人行六度以利他)转相教化,为德立善……”。文义连贯,衔接自然。何谓菩萨?广行六度,自利利他是也。故知佛凡有所说,紧扣主题,含义准确,无所漏失,毫不敷衍。又如对每一个、每一类名相的使用,也是严格精准。比如“菩萨”与“比丘”,佛讲法时用起来是界限分明,丝毫不乱。《维摩诘所说经·法供养品第十三》佛说王子月盖出家后以大精进,行菩萨道,得陀罗尼无碍辩才,作法供养的故事,最后佛仍不肯称自己为“菩萨”,告天帝曰“月盖比丘即我身是”。康本中阿弥陀佛因地发完四十八大愿,天雨妙华大地震动以证其必成正觉,佛仍“不肯”给他一顶“菩萨”高帽,而说“法藏比丘,于其佛所……”。直至述其于不可思议兆载永劫,积植德本后,与阿难尊者同时改称“法藏菩萨”。又比如对佛的称呼,弥勒菩萨言:“佛为法王,尊超众圣”,文殊菩萨也只是“文殊师利法王子”。反观现世佛教界,“菩萨”、“大德”遍地走,“法王”、“活佛”满天飞,真是末法之怪现状。借用杨仁山居士的话,“故知佛法非外人所能破也”,真是“哀哉甚可伤”!

另,经中说法,反复吟唱,虽然这样可能会令佛经读起来有重复繁琐之感,但不如此则无法重现佛之本意。如《集一切福德三昧经》,开篇佛先告诉那罗延:“菩萨摩訶萨有三昧,名集一切福德。菩萨成就是三昧者,……不失见佛闻法供僧,勤修四摄,自住布施,乃至自住于善方便……”,然后佛根据众生根器、福德、



因缘而说法,假设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皆具转轮王福德,与帝释、梵王、断欲优婆塞(人中善者)、舍利弗尊者(代表声闻乘)、一缘觉、一五百劫中修行的菩萨进行了七类层层递进的比较,来说明“入集一切福德三昧应如是学”。再后释迦牟尼佛自述因地修行时演说此三昧,与之对应令众生得各种成就:“尔时最胜大仙……为诸众生广敷演说此集一切福德三昧,……令八万四千众生住声闻乘;八万四千众生住缘觉乘;八万四千众生住于大乘;八万四千众生作转轮王;八万四千众生作释提桓因;八万四千众生得作梵王;八万四千众生修慈;八万四千众生修悲;八万四千众生修喜;八万四千众生修舍;无量众生得生天上。”真正是前后呼应,若合符节,严丝密缝,滴水不漏。所以,佛经各部不但法同一味,而且在字、词、句及文章的组织结构上也具有极高的统一性和严密性。《佛说首楞严三昧经》中,佛告坚意菩萨,说唯有住在十地的菩萨,乃能得是首楞严三昧。得首楞严三昧,第七十二种功德是“善于诸法章句言辞而转法轮”。可见佛经不但法义弘深,即便“章句言辞”之妙,也非一般贤圣位菩萨所能了知,何况我等凡夫!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中记宁王惜花,系金铃于花梢之上,以防鸟鹊。佛经中这些章、句、言、辞,亦如花上金铃,散布于佛经之中,既彰佛之本怀弘义,又护佛之莲华妙法,岂可小觑。

五、结 语

印光大师在《增广文钞卷一·复永嘉某居士书二》中说:“流通佛法,大非易事。翻译经论,皆非聊尔从事。故译场之中,有主译者,译语者,证义者,润文者,岂敢随自心裁,传布佛经?”当年鸠摩罗什大师译经的程序是,每译一经,先亲自当众解析,然后手持原本口译为汉语,旁有一僧对照旧译本核对,如确认是原本谬误,则用天竺本加以校正,如发现旧译本用词不确切,就加以改正,直至参与译经僧团中的数百众僧详加审定,均无异议,才笔

录下来。最后还需全面校正一遍,方能形成定稿。既保证经义不偏离原典,又能使所用文字符合汉语之行文习惯,真可谓“字斟句酌”。经过如此严密的程序之后,所译之经已经可以称为“极品”了。其它译场的翻译规模,或许不如鸠摩罗什译场之大,但也不是“聊尔从事”,故所成一切真经绝不会漏洞“百”出。印光大师对那些“校辑”、“节略”、“会集”等行为也是持否定态度的。在同一书信中,他说:“……(对会集、节略版本)吾侪何敢流通……,以启人妄改佛经之端。及辟佛之流,谓佛经皆后人编造,初非真实从佛国译来者。”并在致夏莲居好友王子立居士的信中(《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二·复王子立居士书一、二、三》),不指名地批评夏氏,并说:“书此一以见会集之难,一以杜后人之妄。魏默深(即魏源),更不必言矣。胆大心粗,不足为训。”

佛陀出世讲经说法,以济世度人为本怀,为惠及大众易于理解故,说法方式多含譬喻,所用文句绝无生僻。经过上面的几番比较分析,大家或能稍知佛陀说法、佛经行文的一些特色。佛法之深奥,不在文字而在其义理。如《金经》,通篇上下,就文字而言,一般的小学水平就能通读,而所含义理之深,却能令某些资深作家读到“崩溃”。康本《佛说无量寿经》亦如是,可见“文涩意晦”之说不确切。细心思之,皆由我等末法众生,障深慧浅,心浮气躁,于经典原本,不能摄心深入,故不得尝甘露法味。又内不察于一己之失,而外归咎于宝玉微瑕,而妄言妄作,实非智者所为也。古之祖师,深谙经典来之不易,又因佛智难测,而具大恭敬心,不敢轻论是非。虽知有些译本或略有不足之处,或有疑为伪经者。但为使后人亦能得见经典原貌,而使佛法久住,未敢擅自增删,故或做脚注或造诸论记之,恐开谤佛谬法之先。反倒是某些在家居士,不甘寂寞。远不尊佛语,近有违祖说,逞凡夫之大心,坏贤圣之正法,不甘为绿叶之衬,而欲争红花之春。或“胆大心粗”,不断“校辑”、“节略”、“会集”,或“妄逞瞽说”,谬誉伪经为“古今第一善本”。故学佛之人,尤其是净宗学人,不可不察。